

血太阳

XUE TAI YANG

作家文库系列

吴克敬短篇小说选



西安出版社

贾平凹：吴克敬进入文坛，是一种典型，从乡间到了城里，以一支笔在城里居大，曾任一家大报的负责人。他热爱散文，更喜爱小说，笔力是宽博的，文字更有质感，在文章写得平常的叙述中散发着一种令人心颤的东西，在当今文章写得越发花哨越轻佻的时风下，使我看到了别一种生活，品味到别一种滋味。

熊召政：中国历史在民间有很多传承方式。有口头相传的，有戏文诵唱的，有诗记的，有画说的，凡此种种，各申其义。克敬眼光独到，不仅关注刻在石头上的历史，还关注铭铸在青铜上的历史，同时又关注眼前的现实生活。他把不断呈现出的历史信息融入复杂的现实境遇，娓娓道来，为我们不断发现。

谢鲁渤：有人向我推荐克敬，说他的文章写得好。这就看到了他寄到《江南》的稿，《后死碑》《状元羊》《草台班子》……他的新作一旦出，即受人们的广泛关注，是散文界就被散文选刊转载，是小说就被小说选刊转载，并迅速为影视界所看重，几部作品竟然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克敬原有人气，两者人皆看似随意，却宽博而有张力。

ISBN 978-7-80712-545-7



9 787807 125457 >

定价：32.00元



作家文库系列

吴克敬短篇小说选

血 太 阳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克敬短篇小说选: 血太阳/吴克敬著.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09. 8

(作家文库系列)

ISBN 978-7-80712-545-7

I. 吴… II. 吴…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3721号

作家文库系列·吴克敬短篇小说选
血太阳

著 者: 吴克敬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 话: (029) 85253740 85264440

邮政编码: 710061

网 址: www.xacbs.com

印 刷: 西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30千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712-545-7

定 价: 32.00元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 请寄回另换

目 录

油菜地	(1)
黑豆地	(14)
荞麦地	(23)
棉花地	(41)
溅血旗袍	(52)
绣花枕头	(64)
花儿客家	(81)
黄军大衣	(95)
美阳寡妇	(124)
岐阳寡妇	(138)
灯笼红	(165)
白土壕	(177)
红土壕	(188)
黄土壕	(199)
井台	(209)
小墨	(218)
滑坡	(232)
轮转窑	(245)
血太阳	(258)
跋	(270)



油菜地



米丑正在油菜地松土。绿汪汪的油菜地，像一片平静的湖水，安详而柔和，恰随米丑的心意。阳光融融地照着，米丑感到热，把外罩脱下来，单穿一件红刺刺的毛衣，已是歇晌的时候，油菜地孤独得只剩米丑一个人。她好像忘记了还要回家，忙忙活活地猫着腰，把锄头舞得像条鱼儿，银光闪闪地翻上翻下，把僵硬了一冬的土斩得又暄又软，挪脚就是一个坑。米丑忙活的时候把油菜般绿汪汪的心事扯成线，牵着男人外出的行程、归期。男人做菜油生意，清亮亮的油菜卖出去，黑晶晶的菜籽买回来，赚不了大钱，也亏不了老本。米丑晓得，她就是男人换油赚进门的。想到这里，米丑好笑，就嗅出自身一股浓重的生油味。

倏然，一张面额很大的票子，蓝色的鸟儿一样，飘飘地落在面前。米丑吃了一惊，正要扭头，腰被人从背后箍紧了，两只手恰巧捂在翘翘





的奶尖上。

米丑没料想会是能过。只想是男人回来了,娇嗔地说:“做啥哩!”

米丑说:“等不得回家了?”

能过听米丑说,心里暗自窃喜,说:“把人想死咧!”

能过说:“你黑黑明明地叫人想。”

米丑听清楚把人搞错了,被能过的话激得脸色像糊了一层红纸。她低声切齿地骂了一声,丢了锄把,去掰能过的手,没掰开,自己的手倒被紧紧地握住了。

能过说:“米丑不瓜。”

能过说:“米丑聪明。”

能过说:“米丑的奶子长得好。我把你摸了,把你揣疼了。我没办法不揣疼你,我管不住我。”

米丑羞愤、惶恐,浑身受冷似的筛起来,牙齿磕得嗒嗒嗒响。她拼命挣扎着,张口去咬能过的手。能过才失慌地躲开来,脸上仍是那么平静地笑着。

米丑恨声地说:“你走。你走不走?”

米丑说:“不走我喊人啦!”

能过便显得心怯,后退着说:“无遮无拦的,油菜长起来就好了。”

能过退到地头,抬脚跨上一辆摩托车时,声音提高了一些:“晚上给我留个门。”

望着能过远去,米丑就低下头,看着锄下的那张大票子,心像云烟一样缭绕。能过有钱,开着油坊。村里不少人挣油坊的钱,米丑晓得她男人也是。米丑听男人说,有钱的能过名声不好。大家都靠他赚钱,得了好处却都总恨他。

他也是该忌恨的。有钱不学好,黑天翻人家墙头不说,大天白日的也敢戏辱人。





米丑委屈、愤恨，又有些害怕，从油菜地回到家后就再没出户。天扑黑，插头门关二门，心惊肉跳地守着一盏孤灯。风吹门环响，她就疑心能过来了，身子便往炕角缩一下，直到夜半鸡鸣时，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是一阵紧一阵的砸门声把米丑惊醒的。

米丑大睁着眼睛，蹿起来，剪刀是她早就准备好的，这时攥在手中，怒冲冲一副拼命的样子。

院子“扑哧”响了一声，有人跳墙了。头门也“吱呀”打开来。米丑跳下炕，像一头愤怒的母兽冲出来，她却看见了一辆自行车正轧轧轻响着朝进推来，在月光下滚动着两个银白的圆。米丑知是男人回来了，吊着的心一放松，筋筋骨骨就发软，蔫了的萝卜一样，摇着晃着迎上去，一头撞进男人的怀里，把男人推着的自行车也撞翻了。接着就哭，泪水泉涌似的流出来，糊了男人一胸膛。

叫了半天门没叫开，男人心里窝气。米丑这一哭，男人的气顿消。但一缕疑窦如烟洞里的烟气，透过壁缝往出冒。过去回家，米丑迎他接他，帮他推装着油桶和菜籽的自行车总是喜眯眯的乐。这次却是怎的呢？

男人推开米丑，去支自行车。米丑便抬脚踏上去，泪眼婆娑地盯着男人，期待着男人的慰藉和拥爱。

男人晓得米丑的心思，却固执地扶着自行车。

男人说：“有菜籽哩。”

男人说：“小心把菜籽撒了。”

米丑就很伤心，让开脚，泪水挂在眼睫毛上，晶晶莹莹地闪着。米丑背转身，勾手去眼圈上迅速地一抹，噙噙地回房去了。

在房门口，米丑怨声怨气地说：“菜籽、油、自行车。”

米丑说：“你单晓得菜籽、油、自行车。”





米丑说：“菜籽、油、自行车能比媳妇？”

米丑说：“和菜籽、油、自行车过日子去，再甭理我。”

纯粹夫妻间的愠气，不啻是一种撒娇。男人听着不仅不恼，反而勾起心中万般柔情欲火。男人毕竟出门几日了，路上把夫妻的恩爱想得火烧火燎。他支好自行车，嘻嘻笑着，像猫一样溜进房子，从后背把米丑箍起来。

米丑想起油菜地的事情，能过就是从后背抱的她。她如今忌讳这种动作，自己的男人也不行，也让她不舒服。

米丑不屈不挠地挣扎着。

米丑挣不脱男人的拥抱，男人的舌头蛇芯子一样伸着，熟练地寻着米丑的耳朵。男人晓得，米丑的耳朵是她最敏感的地方。男人在米丑的耳轮上舔着，米丑便不挣了，身子像一块糖稀，软软地化在男人的嘴里了。

男人说：“给我留饭了么？”

男人说：“我可是饿失塌咧！”

夫妻是甚？一句话说不顺，吵得能砸锅。一句话说顺了，泼上命为你好。男人的话像一股春风，温暖着米丑的心。她闭上眼睛，任由男人在她身上做文章。做得累了，两个人滚在炕上，男人才发觉米丑的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把剪刀。

男人吃惊地问：“做啥攥着剪刀？”

米丑满面桃花地失笑起来：“戳能过么。”

男人问：“能过！能过怎的了？”

男人问：“做啥你戳能过？”

米丑就说了：“他敢欺侮人。”

米丑说：“他在油菜地欺侮人，大天白日的他竟敢。”

米丑说：“不要脸的他还给我钱，谁稀图他的烂钱。”





米丑把能过丢在油菜地的那张大票子拿给男人，要男人给能过送去，给能过说他别妄想，米丑不爱钱。米丑说着，委屈又袭上来，就又哭又流泪，一边流泪一边把事情经过详细地给男人叙说了一遍。

生性耿直的男人如何能咽下这口气。马槽里伸出个牛犄角，村上怎生出这么个杂种来，开油坊挣钱，有钱就变，变得猪狗不是了，吃了碗里想锅里，拿着绿帽给老子戴！男人想着就躺不住，虎势地坐起来，吓得米丑扑去抱住他胳膊。米丑怕男人去和能过拼命。男人的力气是远远胜过能过的，男人吃不了亏，但米丑就是怕，怕把事情捅出去，怎么说都说不清。米丑就只有哭，只有流泪，泪眼中含了一种乞怜的情绪，男人从她乞怜的情绪里读到了别样的意思，这意思叫男人很苦恼。他甚至想起“母鸡不摇尾巴，公鸡能拍翅膀”的俗谚。而且能过还给了她钱，她也拿回来了。于是，男人就有些另眼看米丑，觉得她所说的还有埋伏。再问，米丑还是那么一说，比前头说得更简洁。说着，似透视了男人的疑窦，便不再说，就只是哭，只是流泪。

天明，男人就把能过告到九大面前了。九大原来当村支书，把名声闹得很大；退下来后，县法院聘为人民陪审员。九大晓得公安抓人，法院审罪，检察院批准。说这是程序，最厉害的是法院，朱红大笔在犯人的名字上一勾，一条命就了结了。隔一些时日，小车到村上，一溜烟尘接了九大到县上去，坐在法庭上审犯人。米丑的男人没见过九大坐在法庭上的气势，他想象一定很威严。九大也说，对犯人杀杀斩斩，判刑劳改的，都要征求他的意见。米丑的男人觉得把能过告在九大的面前才解恨。九大一听，脸就吊下来，一直吊得很长，说：“这还了得。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哩！他竟敢，胆大包天了。不看你的面子，还有我呢。我在村子呢！”

九大说话声很高：“没王法咧！”

九大说：“你等着，看我怎么拾掇他。”





九大说过到村外去了。那里有他的一片菜地，葱、蒜、黄瓜之类的新鲜菜蔬长得郁郁葱葱，极为丰茂。菜地紧连着能过的油坊，蒸锅喷发的水汽流泻出来，使九大的菜地空气清纯，异香扑鼻。九大的菜地多是依赖能过油坊的废水，才长得好，长得过人，为九大赢来了不少收入。能过从油坊的大铁门里踱出来，对跟在身边的两个人高声大气说话时，瞥见了菜地里的九大。能过的心当下就怯，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打算缩回去时，却已来不及了。

九大在叫他：“能过，你来一下。”

能过就来了。能过常常气恨自己，不晓得为啥要怯九大。他觉得如今社会，不比九大当支书的时候，一切听他指挥。现在，谁都能够自己谋自己的日子，自己管自己的事，可他就是怯九大。总觉得自己的一条命还紧紧牵在九大的手里，而且是最要命的那一条。前些时候，不晓得谁给穿的眼子，税务所查账，查出他偷税漏税，起诉到上面。上面来人，一锁子就把他锁走了。幸亏九大人熟，替他当代理人，上下打点，将大把的票子各处撒，补交了税款罚金，才把他放出来。到现在，晚上睡觉做梦，还是那间满是人腿尿泥的监舍，一扇小小的铁窗让他今生今世忘不了。

能过离九大还有几步，就掏出陕西名牌好猫烟。

能过热乎乎地说：“浇菜哩！”

能过说：“这几天油坊的水肥着呢！”

九大没接能过的烟，也没接能过的话，脸像听米丑男人告状时那么吊着，吊得长长的，盯着能过看，使能过本来很怯的心簌簌乱乱没个地方落。九大说：“你干的好事！”

九大的话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昨天做啥来？”

九大说：“做啥来你说？”

能过晓得米丑家把他告了。





怯怯的心加上泄气，精神一下子垮下来，给九大敬的烟还捏在手上，颤颤地险乎儿掉了。

能过声音又弱又小地说：“我做啥来？昨天啥也没做呀。”

能过说：“九大，你老别吓人啊。”

能过说：“榨子上出了几个新油坨，给九大把菜上一下。”

九大说：“甭胡搅！”

九大说：“我的菜没上过油渣，要你的？”

九大说：“咱说事。”

能过说：“啥事啊，我不晓得。”

能过说：“九大不会冤枉人的。”

九大说：“山里狗记吃不记打，你才从监里回来几天？”

九大说：“米丑漂亮白净是人家米丑。米丑在油菜地松土……”

能过却笑了，说：“和她耍哩么。”

能过说：“大天白日里我能吃了她？九大，我能吃了她？”

能过说：“米丑那么不经耍。”

能过从腰里抽出一沓票子，在手里约了约，给九大怀里塞。口口声声：“九大德高望重，上一次多亏九大，想孝敬寻不下机会，正好法门寺庙会，叫了西安戏班子，郝彩凤要来，马友仙要来，还有后起的几个花旦，长得很耐看、很撩人的，九大就去法门寺包个房子住下，该吃就吃，该喝就喝，看他娘的几个好夜场。”

九大逮住票子，很坚决地推着，手指却把钱钳得极紧。推着，能过的手松了，钱就实实在在地落在九大的手掌里。九大约着，觉得很沉，不是个小数目。

九大说：“这这这……这是做啥？”

九大说：“这多不好。”

九大穿一件黑呢子中山装，领扣开着，油腊腊落了许多头屑，显得





又脏又不合体。里子上缝了个大口袋，票子装进去，贴着红红白白的胸肉，有一股暖心的热气。九大不再说啥，能过的心已踏实了下来。他料到九大会转个弯子，把事情像稀泥抹墙一样，抹得很光堂。九大是有这个能力的，上一次……上一次九大到处打秋风，自己是得了一些的。九大不得钱能给你说话？做人民陪审员，不像在职的法官、检察官，有死工资拿。九大拿个啥？不得点好处谁愿意当那个差。

事情像一股风，九大和能过还在菜地里交涉的时候，已无孔不入地张扬了一个村子。在没有任何文化娱乐的持久寂寞中，人们被这件事激动着，拥到街头上，夹道迎着九大往过走。有多嘴的问九大和能过说啥来。九大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竟说和能过讨论油坊的事哩。能过准备再上一台榨机，扩大生产嘛，上级是提倡的。九大的神秘和打岔，叫人们觉得更有趣味，更快活。

九大不拐弯地往米丑家走。

九大不晓得，米丑先他一步回娘家去了。

米丑和男人狠狠地吵了一架，眼睛红红的，心里好后悔，她把男人看错了。为啥把那事要给男人说，夫妻同床睡，人心隔肚皮，男人一样靠不住，尤其是那种事，埋在肚子里变成粪也不能给男人说。男人把人毁了，米丑以后在村里咋抬头？咋活人？……米丑回娘家，死了心就不打算回来了。

米丑不在家，九大便不好说话。见米丑的男人在院子晒油菜籽，就帮着他抬袋子。黑乌乌的油菜籽铺开来，像无数黑珍珠一样光彩。

九大便说：“这好的菜籽，出油率一定要高。”

九大说：“狗日的能过该按菜籽质量兑油的。”

九大说：“我和他交涉。”

米丑的男人说：“不用和他交涉。”

米丑的男人说：“我换的菜籽不和他兑了。”





九大就说：“十里八里就能过一个油坊，不和他兑能成？”

九大说：“我去交涉给你个好兑头。”

九大说：“兑头好，钱就赚得多。钱多不咬手。”

九大的话说得很明白了，米丑的男人也听得清楚，但他心里卡着那件事，又怎么和人家兑生意。他晒菜籽，就是为了好存好放。米丑的男人不和九大搅生意舌头了。

米丑的男人说：“九大见能过咧。”

米丑的男人说：“他能过承认那事。”

九大就说：“这事还要再做些调查。”

九大说：“我们办案，要重证据、重口供，我还没见米丑哩。”

九大说：“米丑不在家这事怎么说。”

米丑的男人觉得九大说得也对。九大是代表公家处理事哩，不调查当事人理上不通，就答应去叫米丑。好在邻村邻社的，骑自行车一会就到。可说死说活米丑就是不回来。娘家爹娘家妈也不让米丑回来。米丑见了他，先还哭，还流泪，后来就不了，咬死一句话，我没家。我没脸回家。就这么扯了几几天锯，米丑终于答应跟他回，并说她回去正好把事情摇实。这是米丑男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呀！

在娘家几日，米丑并不好过。米丑原想得到父母亲的安慰和支持的，做女子时在娘家，受委屈都是父母给她撑腰，但这次没有了，一点起码的同情都没有。她男人来，爹和娘还拿得很稳。男人一去，爹和娘像欠了人家七石八斗，就逼米丑回去。“快回去，拿势也要掌握好尺寸，见好就收。再说，祸是自身惹的，能怪自己男人吗？男人才吃了亏呢！”言下之意，米丑渐渐悟出来，亲生的娘也怀疑她。她从爹娘的脸色上读出了和男人一样的猜疑：“母鸡不摇尾巴，公鸡能拍翅膀？”就这样她回来了。

对质的地点就在米丑家里，头门外聚了许多人，碎娃家好奇，胆大





上树爬墙，都朝院子看。九大坐在房檐台上，身边放着个小板凳，上面摆着一盒烟、一杯茶。老谋深算的九大先把话题引得很远，说梨花开了，桃花也冒了红……绕来绕去才绕进了油菜地，说今年地墒不缺，油菜苗发得齐，几天不上地，头拨花说开全都开了，一片黄。八省放蜂的真会抓机会，呼啦啦来了那么多，地头摆的都是蜂箱。

九大远天远地扯着时，突然脸一黑，直奔主题，说：“告状不能空口无凭，不能红口白牙胡说，要拿出证据来。”

九大说：“没证据就是诬告，谁告谁反坐。”

九大说：“反坐都晓得吧？”

米丑的男人能有啥证据呢？他期望地扫了一眼米丑。几个人，只有米丑还坐在房子里，透过大敞的门，能看见米丑拆一件毛衣，曲曲弯弯的毛线扯出来，毛乱地堆了半脚地。米丑始终低着头，不偏不倚地盯着眼前的毛线看。

论证据，米丑说：“也没别的啥，就有一张票子。”

米丑说：“一张大票子。”

米丑提供的证据把男人激得差点蹦起来，说：“票子？”

男人说：“啥票子？我怎不晓得？”

男人说：“米丑呀，你没犯错吧。”

男人越否认，九大越相信实有票子为证。可九大无意深究，也就无心戳穿米丑男人的谎话。这适合九大的心意，他甚至怕有证据拿出来，那就难以唬男人了。

米丑则不答应。低着的头蓦地抬起来，盯着男人看，闪闪的眼光像无数钢针，直刺男人的脸皮。

米丑直指男人说：“钱我给你了。”

米丑说：“你拿出来给人看嘛。”

米丑说：“我不讹人。”





米丑说：“我还落个反坐的罪呀……我不讹人。”

任米丑咋说，她男人始终没有把那张厚实的票子拿出来。

男人只说：“再想想，米丑呀，看还有啥证据？”

米丑就说：“有么。在我奶头上哩。”

米丑说：“我奶头还留着能过指头印儿哩。”

米丑说着笑了一声。那狂狂的一声笑很响，从院子里传出，吓得爬在墙头树上看稀罕的碎娃娃全都溜下地，鸟兽般逃得很远。

九大也想笑，想到自己的身份就忍了。

聪明的能过清楚一场事故彻底过去了，从蹴着的院子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对九大说没事的话他先走了，油坊不能一日无主，他得去照料了。说罢转身就走。

米丑的男人从这件事中没占一分钱的便宜，心里怎好平静，眼看能过要走出他家大门了，才噌地站起来，从墙根捡起一根棍撵上去，在能过的脚拐上打了一下。因众人挡架，能过便迅速地去了他的油坊。

米丑的男人便指着能过的脊梁骂：“你跑不了。”

男人骂：“我往上告呀！欺男霸女，把你光彩的，就不信把你告不下。”

院子里的九大不依了：“诈唬啥！上告呀，人家不告你就阿弥陀佛咧。”

九大说：“没证据告人就判你反坐。再说，告遍一州八县，倒推下来，你还得找我。”

九大说：“我的人民陪审员也不能白当了。”

事情发展下去渐渐有些平淡。米丑的男人骂骂呱呱，口口声声要上告，却一步不离村子，守着个家，兑油的生意也因此没再做。而能过还是能过，九大还是九大；能过真的又添了一台新榨机，开张那天，鞭炮放了一河滩，花花绿绿的炮屑被风吹着，飘得满街都是。九大又到县上坐了几回法堂，小车接去，小车送回。只有米丑的男人很亏，生意做不成，断了来路；还有兑回的油菜籽存在家里，晒了几场，短了不少斤





两。目前又入了夏,出了虫更不得了,油菜籽一空喂猪都不吃,剩下只能当肥料。可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呀!米丑的男人心痛得简直想上吊。他也曾想,另寻一家油坊卖出去,却十里八里只有能过一家,非进他的门不可。米丑的男人为难了,渐渐地有了悔意,觉得和能过的那场官司真不该打。好在米丑是个安慰,结婚以来,和米丑一起还很少待这么长时间。米丑的脖颈真白,身子更白,面人儿似的,腰柔屁股大,极顺他的意,啥时想用就能用,一次有一次的新鲜,一次有一次的想法,总难有个满足。

男人心想:“狗日的能过眼光高!”

男人想:“能过是眼红咱哩。”

男人这么一想,心里便极释然,自觉很有形象,把能过比得猪狗一般。只是那个票子……这票子不就是张纸么,把男人压得好不气短。

油菜一边开花,一边结籽。花繁的日子三晃两荡就败下来,仅剩枝尖稀稀拉拉一些残黄。腻虫是油菜的天敌,危害极大。好像一个晚上,腻虫从天而降,油菜枝上粘得密密麻麻,扯成了线,挤成了块,如不抓紧防治,一料油菜就交给腻虫了。男人没有喷粉器啥的好使唤,土法上马,寻了块纱布,包上“六六六”粉,挑在一根竹棍上,对着腻虫抖抖撒撒,极费工夫。男人这么熬着的时候,不断有人通话,一句他极不乐意听却好像期待了很久的话传进了他的耳朵。能过不和他记仇,还说他如果再兑油,准得给他优惠个好兑头。还扛了两天,油菜地边的蜂群怕农药,纷纷装车运走了。男人趁着黑天,把存在家里的油菜籽喷上水,绵了几个时辰,装上袋子运进了能过的油坊。

能过说:“这就对咧。”

能过说:“远亲不如近邻,一个村子的这就对咧。”

能过没有食言。能过亲自验质量等级,取四成兑头给米丑的男人兑了油,比别人和他过去高上去整一成。这时米丑的男人心亏,脸红红

